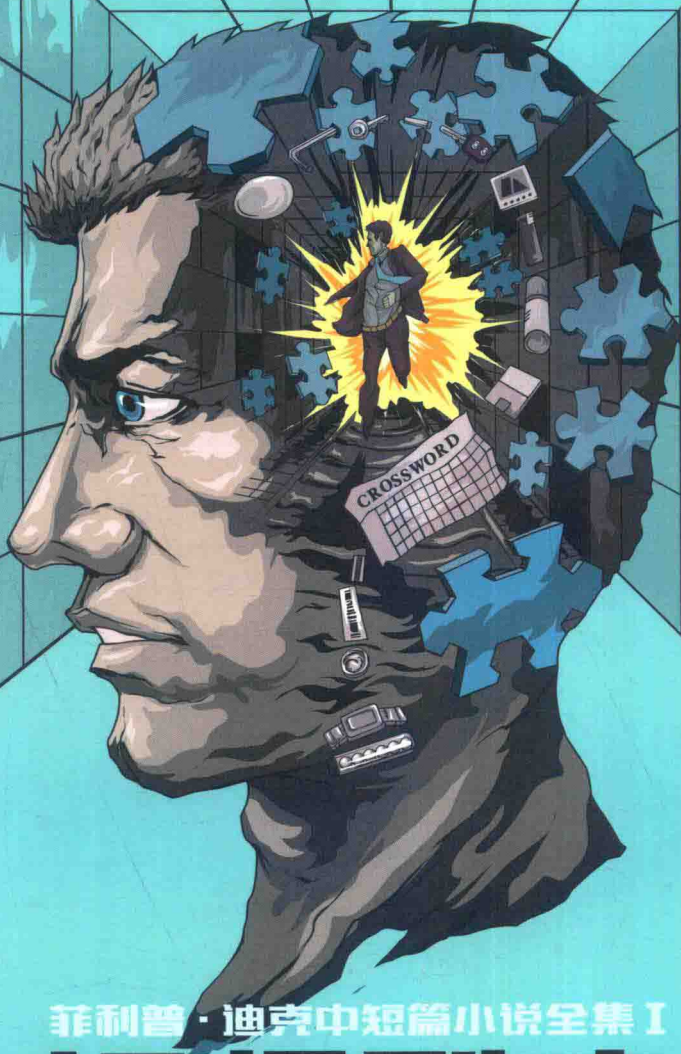




世界科幻大师丛书

主编：姚海军



菲利普·迪克中短篇小说全集 I

记忆裂痕

[美] 菲利普·迪克 著 于娟娟 译

四川科学技术出版社

菲利普·迪克中短篇小说全集 I

记忆裂痕

[美] 菲利普·迪克 著
于姐姐 译

四川科学技术出版社



世界科幻大师丛书
主编：姚海军

菲利普·迪克

Philip K. Dick

1928 - 1982

自序^①

要定义什么是科幻,首先要从“什么不是科幻”说起。科幻并不能定义为“一个发生在未来的故事(或小说或戏剧)”。之所以这么说,是因为存在一种叫作“太空历险”的东西。这类故事虽然发生在未来,但并不属于科幻,它只是包含了在未来太空中依靠超级先进科技进行的冒险、战斗和战争。那么,为什么这不是科幻?这看起来很像是科幻,例如多丽丝·莱辛^②等人也认为它是。但“太空历险”缺乏独特的创新观念,而这恰恰是科幻中必不可少的要素。除此之外,科幻也可以发生在当下:平行世界中的故事或小说。如果剥离了未来背景和尖端科技,什么才能让我们称之为“科幻”?

我们来构建一个虚拟的世界,这是第一步。这个世界事实上并不存在,但以我们已知的社会为基础。也就是说,现实社会是科幻的起点:虚构的社会以某种与我们不同的方式发展,也许旋转了九十度,就像在平行世界中那样。作者用自己的某种才

^①该文引自菲利普·迪克的信件。

^②多丽丝·莱辛(Doris Lessing, 1919-2013),英国女作家,获2007年诺贝尔文学奖,曾著有一系列名为《南船座中的老人星:档案》的所谓“太空小说”,并著有《什卡斯塔》《八号行星代表的产生》等科幻小说。

智使我们的世界发生位移,让它发生逆转或是跃进。这个世界必须至少在一个方面与当前世界存在区别,而这种区别必须足以产生一些在我们的社会中——或任何现在或过去已知的社会中——不可能发生的事情。这种错位中必须贯穿着一个条理清晰、前后连贯的观念。也就是说,这必须是一种观念上的错位,而不仅仅是造成一种琐碎或怪诞的混乱。社会观念的位移,这就是科幻的本质。如此一来,一个新的社会在作者脑海中诞生,之后转移到纸上,再从纸上猛烈冲击读者的大脑。这就是**认知混乱的冲击**。读者知道,自己读到的内容并不属于他实际生活的现实世界。

接下来,让我们来区分一下科幻与奇幻。但这是不可能做到的,稍作思考就能知道为什么。想想超能力,想想西奥多·斯特金(Theodore Sturgeon)令人惊叹的小说《超人类(*More Than Human*)》中的变异生物。如果读者相信这种变异生物有可能存在,那么他会把斯特金的小说视为科幻。但如果他认为这种变异生物不仅现在而且永远也不可能存在,就像巫师和恶龙一样,那么他读的这本书就是奇幻小说。奇幻涵盖了普遍认为不可能的事物,而科幻则涵盖了普遍认为在特定情况下可能出现的事物。但这实际上是一种主观判断,因为我们并不能客观地分辨出什么是可能的、什么是不可能的,这更多的是凭借作者和读者的主观臆断。

最后,让我们来定义一下**优秀**的科幻。观念的错位——换言之,创新的思想——必须是全新的(或者是旧想法的新变化),必须能为读者带来智力上的刺激。这种新想法必须侵入读者的头脑,唤醒他至今未曾思考过的可能性。因此,“优秀的科幻小说”的评定是基于主观的价值标准,而非客观存在。尽管如此,

我认为,的确存在这样一种东西,客观上,可以被称为优秀的科幻小说。

我想,加州州立大学富尔顿分校的威利斯·麦克奈利博士(Willis McNelly)说得很棒,科幻故事或科幻小说真正的主角是一个观念,而不是一个人。在优秀的科幻小说中,其观念是全新的、激发人心的。也许最重要的是,它能够引起读者大脑中衍生思路的连锁反应;可以说让读者的大脑突破窠臼,就像作者的大脑一样开始创造。因此,科幻小说既富有创造性也激发创造力,而主流小说大体上不这么做。我们阅读科幻小说(这么说时,我是作为一名读者,而非作家),是因为我们喜欢体验这样的过程,读到的内容中蕴含全新思路,在我们大脑中激起连锁反应。因此,最好的科幻小说会促使读者与作者之间最终形成一种合作,双方一起创造,也一起享受其中。快乐是科幻中本质的、最终的要素,那是一种发现新奇事物所带来的快乐。

1981年5月14日

引言

[美]罗杰·泽拉兹尼

最初受邀为本书撰写引言时，我谢绝了。原因不在于菲利普·迪克的作品本身，而是因为，我觉得关于这个话题，我想说的一切都已经说过了。后来有人指出，我曾在很多不同场合谈过这个话题，即使没有更多的内容可以补充，借此机会重新整理汇总一下，也能令不少读者受益，毕竟他们以前很可能从未看过或听过我的意见。

于是我认真考虑了一下，也重读了以前写过的一些东西。这次哪些内容值得再次重复，哪些应该新加进去？我与菲利普只见过几面，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和法国；我们也曾就一本书进行过合作，这几乎完全出于偶然。在合作过程中，我们通常是信件往来或电话交流。我喜欢这个人，他的作品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。我们的电话交流更是充分体现出了他的幽默感。我记得有一次，他提到自己刚收到一些版权声明。他说：“我在法国拿到几百份诸如此类的东西，德国几百份诸如此类的东西，西班牙几百份诸如此类的东西……哎呀！听起来就像《唐璜》中的咏叹调！”在他的小说中，机锋与嘲讽无处不在，口头对话中表现的却

是一种更加直接的幽默与俏皮。

我以前也谈过他的幽默感，提到他怎样拿大众眼中的现实来开玩笑。我还曾对他笔下的角色做了点儿概括总结。这么多年以后，我现在总算有了一个合适的理由引用自己的文字，既然如此，我就不作改动，直接引用了。

“迪克书中的角色往往是受害者、囚犯，以及被操纵的男人和女人。这些角色常常会让人觉得，这个世上有了他们，真不知道是好是坏。但这一点你永远无法确定。他们会努力尝试。他们往往直到棒球比赛最后一局的后半场才上场击球，这时双方的比分咬得很紧，双方都在努力争取上垒。两人已经出局，两击不中，第三击的球还飞在空中，而比赛随时会因为下雨而中止。具体到每一本书中以后，雨指的是什么？棒球场又是什么？”

“菲利普·迪克笔下的角色所生活的世界，要么被毁灭，要么在毫无预兆的情况下发生剧变。现实的可靠程度大致相当于政治家的承诺。引发环境剧变、让身处其中的人物手足无措的，可以是药物致幻、时间扭曲、机器控制，也可以是外星人降临，但其结果都一样：那个了不起的、大写的现实成了一个变量，跟我们各自手里的马丁尼一样，酒精含量可以随意改变。但主角们仍然要继续奋斗，不断抗争。不过，抗争什么呢？基本上，那些掌权者、执政者、君主、统帅，往往就存在于受害者、囚犯和被操纵者的内部。”

“这一切听上去感觉非常悲惨。不对。删掉‘非常’，加上一个逗号，以及下面这半句：但菲利普·迪克有个本事，就是处理作

品的基调。他有一种幽默感,但我找不到合适的词来表达。扭曲、怪诞、滑稽、挖苦、讽刺……都不太能概括,但稍读文本就能发现。他的人物会在至关重要的时刻丢人现眼,最滑稽的场景中忽而插入富于讽刺意味的、可悲可叹的情节。能够实现这样的融合、造就这样的景观,这是罕见的、难能可贵的天赋才华。”

以上摘自《菲利普·迪克:电子羊的牧人》^①,我现在仍持同样的观点。

很高兴看到菲利普现在终于得到了他应得的关注,这些关注既来自评论界,也来自普通读者。我最遗憾的莫过于关注来得太晚。我认识他时,他经常捉襟见肘,明明已经过了年轻作家清贫度日的年龄,仍要努力维持生计。令我感到欣慰的是,他在人生的最后一年中,终于有了经济的保障,甚至多少可以算是富裕。我最后一次见到他时,他看起来很高兴,心情轻松。那时候《银翼杀手》正在拍摄电影。我们共进晚餐,整整一个晚上聊天、开玩笑、回忆往事。

对他后期作品所表现出的神秘主义,大家众说纷纭。这方面我没有什么第一手资料,不确定他究竟相信什么。部分原因在于他的信仰似乎在不断变化;部分原因在于,你很难判断他什么时候是开玩笑,什么时候是认真的。我对他的信仰的主要印象来自一系列谈话。我觉得,他对待宗教的态度,跟其他人对待象棋游戏的态度有些相似。只要涉及宗教和哲学观点,他都喜欢问出那个科幻作家的经典问题——“如果……会怎样?”很明显,这构成了他的作品的一个方面。我经常想,不知再过十年,他的这些想法又会有什么变化。唉,这个问题的答案我们现在

^①迪克于1975年出版的短篇集,由布鲁斯·吉莱斯皮(Bruce Gillespie)主编。

永远猜不到了。

我记得，他就像詹姆斯·布利什^①一样，对于邪恶这个问题十分着迷。生活中偶尔出现的甜蜜一刻常常与邪恶并行不悖，对此他也同样着迷。下面的内容摘自我收到的他的最后一封来信（1981年4月10日）。我敢肯定，他是不会介意这种引用的。

“十五分钟内，有两样东西交到我手上让我看：一个是《柳林风声》^②，我以前从未读过……刚翻看没一会儿，有人给我看最新的《时代》杂志上一张跨页照片，刺杀总统未遂的事件。上面是受伤的人、拿着乌兹冲锋枪的特工、扑向刺客的人。我的大脑努力想把《柳林风声》和那些照片联系起来。但我做不到。永远不可能。我把格雷厄姆的小说带回家读，与此同时，他们拼命想让‘哥伦比亚号’航天飞机飞起来，你也知道，最后却没能成功^③。今天早晨当我醒来时，我完全无法思考；甚至连怪异的想法都没有，比如起床后找人干一架——完全没有，只有一片空白。就好像我自己大脑中的那些计算机拒绝彼此沟通交流。很难相信，暗杀未遂的场景和《柳林风声》都属于同一个宇宙。其中肯定有一个不是真实的。蟾蜍先生划着小船顺流而下，拿着乌兹冲锋枪的人类……想让这样的宇宙变得合乎情理，完全是徒劳无益。但我想，我们只能凑合着走下去。”

收到这封信当时我就觉得，这种压力，这种道德方面的困

①詹姆斯·布利什（James Blish 1921—1975），美国科幻作家，同时也用笔名撰写科幻小说评论。

②英国作家肯尼斯·格雷厄姆所创作的著名长篇童话，发表于1908年。

③两天之后，哥伦比亚航天飞机首次成功发射。

惑,就像他很多作品中所体现出的感受的浓缩版。对他来说,这种事无法真正解决,像他这样看透人生的人,难以相信任何一种陈词滥调的答案。这么多年来,他在很多地方说过很多事情,但我记忆最清晰的、最符合这个人的,是我在格雷戈·里克曼第一本采访集《菲利普·迪克:他自己的话》前言中引用的一段文字,出自1970年菲利普写给《科幻评论》的一封信:

“关于我的小说,我只知道一点。在故事中,反复出现一个个小人物,匆匆忙忙、汗流浹背地持续努力。他在地球城市的废墟中忙着建立一个小工厂,生产雪茄或者会播放‘欢迎来到迈阿密,世界娱乐中心’的仿制工艺品。在《A.林肯模仿品》^①中,他经营一门小生意,生产老掉牙的电子器官,继而生产人形机器人。这些机器人最后成了一种让人恼火的玩意——不是对人类的威胁,没大到那个程度。这里面的一切都是小模小样的。崩溃是巨大的,和这种宇宙级别的断垣残壁相比,田芥、伦奇特、莫利纳里^②这样的小人物渺小得犹如蝼蚁,能做的也非常有限……但从另外某个角度看,他们又是那么伟大。要说为什么,我也不知道这是为什么。我只是衷心信赖这个小人物,爱他。他终将获胜,没有别的可能,至少别的都不重要。我们应该关注的就是这个人。因为只要有他在那儿,有这么一个小小的、父亲般的形象,一切都会好起来的。

①原书名为 *A. Lincoln, Simulacrum*, 后改名为《我们可以造出你》(*We Can Build You*) 出版。

②田芥(Tagomi)、伦奇特(Runciter)、莫利纳里(Molinari)分别为《高堡奇人》《尤比克》《如今等待最后一年》中的人物。

“有些评论者觉得我的作品‘充满怨愤’。这实在太出乎我的意料了，因为我所表达的情绪是信念，是对某种东西始终抱有信心。也许让他们不满的是，让我怀有信念的这些东西实在太渺小了。他们想要某种更加伟大的东西。对这种人，我有个消息想报告他们：这种所谓更加伟大的东西并不存在。用更准确的说法，再也不存在了。话又说回来，伟大到什么程度，我们才能满足呢？田芥先生的信念够伟大了吗？我觉得够了，足够让我满意了。”

我想，现在我再次回忆起这些，是因为我喜欢思索菲利普著作中那些关于信任和理想主义的小元素。但也许我这样做是在强行建立起一种形象。他是个复杂的人，我有种感觉，他给不同的人留下了不同的印象。鉴于此，对于这个我认识、我喜欢的人（大部分时候是千里神交），我的介绍明显只能算是一幅粗略的草图，但我已经尽力了。既然这篇文章大部分内容都是我以前写过的，我也不用不好意思，不妨直接选择自己以前的这段话作为结尾：

“我的主观评价是……读完菲利普·迪克的著作后，回头想想，对于故事情节的记忆似乎并不太深，而留下的印象更像是一首富含隐喻的小诗。

“之所以这样评价，一部分是因为他的作品让评论者很难做到面面俱到，但主要则是因为，即使当细节已被遗忘，菲利普·迪克的故事仍然会留下一种东西，它会在我意想不到的某一刻来到我的心中，让我有所感，有所思。所以，他的作品是这样的事

物——读过之后,让我成为一个比之前更为丰富的人。”

令人欣慰的是,现在他在很多地方受到赞誉、被人怀念。我相信这种情况还将持续下去。这样的情形如果来得更早些,那该多好啊。

1986年10月

目录

- | | |
|-----|--------------|
| I | 自序 |
| V | 引言 |
| 001 | 稳定 |
| 017 | 沃昂 |
| 025 | 小人行动 |
| 037 | 乌布 |
| 049 | 发射器 |
| 067 | 头骨 |
| 097 | 守护者 |
| 127 | 太空船先生 |
| 167 | 森林里的吹笛人 |
| 193 | 进化 |
| 221 | 保存机 |
| 233 | 牺牲 |
| 241 | 变量人 |
| 329 | 坚持不懈的青蛙 |
| 343 | 藏有秘密的水晶球 |
| 369 | 棕色牛津鞋短暂的幸福生活 |
| 383 | 巨船 |
| 399 | 蝴蝶 |
| 415 | 记忆裂痕 |
| 461 | 伟大的C |
| 479 | 花园中 |
| 491 | 精灵国王 |
| 517 | 殖民地 |
| 543 | 被俘获的飞船 |
| 573 | 保姆 |
| 595 | 记录与说明 |

稳 定

罗伯特·本顿慢慢展开翅膀，扇动几次，威风凛凛地从屋顶起飞，投身于黑暗之中。

黑夜瞬间将他吞没。下方数以百计的点点灯光，标志着其他人从另一些屋顶起飞。一抹紫罗兰色飞近他，随后消失在黑暗中。但本顿没那个心情，夜间飞翔比赛对他没什么吸引力。紫罗兰色再次接近，挥手表示邀请。本顿还是谢绝了，自行掠入高空。

过了一会儿，他开始平飞，让自己随着气流滑翔，气流来自下方的城市——光之城。一阵心旷神怡的美妙感觉涌遍全身，他猛拍几下巨大的白色翅膀，开心地飞入旁边飘过的小小云朵。他仿佛在一个巨大的黑碗中飞翔，开始向无形的碗底俯冲，朝着城市的灯光降落下去，他的闲暇时光接近尾声。

下方有一处灯光尤为明亮，仿佛在对她眨眼：那里是控制办公室。他收起白色的翅膀，身体如离弦之箭一般掠向那里，笔直的降落路线十分完美。距离灯光大概三十米高的地方，他再次展开翅膀，抓住身体周围稳定的气流，轻轻落在一处平坦的屋顶上。